居易堂集

序

布衣張蒼眉六十壽序

東漢之季人矜節概一時名士標榜風裁天下後世仰首而望渺如松喬之在霄漢而非復塵世賢豪之所可企及然張邈度尚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之徒其行事不少槩見而惟能以財救人亦遂與竇武陳蕃李膺郭泰君顧俊及齊其譽望比之八元八凱噫緩急人所時有而損其資儲急人之急固人之所難能哉吾老友張君蒼眉亂後不居城市屏處田野余隱居金墅時衡宇相望十餘年而未嘗相

聞也適余遘至阨而張君始偕余舅氏來見爲我經劃其事事獲已而余時積官逋數年凡數十餘金而余家止四壁薇蕨不供朝夕仰屋無所出勢岌岌殆幾不能自免張君爲傾其資一日而盡償之無豪釐罣誤始得并其田盡去之十年以來天下嗷嗷以租賦爲禍而余獨得超然事外悠然適吾避世之志者君之力也後余篤病瀕死沉綿者九閱月則君爲我料理醫藥外侮沓來則君爲我排解憂患傾囊竭力嘗典質爲之而無倦色而又絕不欲人知噫所謂以財救人者非耶即儕之以東漢之名士似可無忝若生當標榜風節之時亦將與君頡頏及齊名矣而吾

又有進者語云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吾又聞之芝焚則蕙歎昔張邈度尚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列身朝著惘同類之塗炭而輸財以紓其禍此如被髮纓冠而救同室之鬬固情之所必及而一時翕附清流死且不恨則捐利以狥名亦未可知也若張君與余非髫齔之交聲氣之雅諜面未幾傾心一時而君又蕭然布衣終老田間無清華聲勢之可希而其所周急者又避世之子樵牧爲伍無奨成推輓之望則其輸之不貲而行之無倦其高風不更不可幾耶余故於君六十誕辰而特一言以爲壽焉君身長八尺修髯垂眉山澤之癯骨立如鶴而神觀清

明志氣收攝故年六十而能勝任勞苦吾聞養生家言神内歛者多壽君殆其人乎今爲稱六十觴而且知其必登大耋則其急人之急以施義於不聞不見者又可量哉

靈巖老和尚六十壽序

夫登崑崙而後能知其爲高涉滄海而後能知其爲大然所謂登者亦躋其樊涉者亦涉其流而已矣夫爲天地之齊而日月所相隱避爲光明者此崑崙之所以爲高也萬壑之所委輸而浮沉天地沐日浴月者此大海之所以爲大也舉世而盡登焉涉焉而知之其高與大自若也舉世而無一人登焉涉焉而無

一人能知之而其高與大亦自若也當世之未登而未涉也或以爲崑崙不如培塿之適於遊者有矣或以爲大海不如溝瀆之潤於物者有矣及睹峻極之無窮駭驚瀾之際天而後仰止而思望洋而歎也於崑崙之高大海之大又何所損益哉大人之負道而立於世也其亦然矣老子孔子之所師也而桓譚以爲楊雄過之易象聖人之大經也而侯芭以爲太玄勝之夫亦未躋其樊而未涉其流也乎于易于老子乎何有古人且然況於今日善矣莊生之言也鵬之徙於南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而鷽鳩則笑之以爲不如榆枋之適斥鷃則

笑之以為不如蓬蘊之安也余不敏而獲侍吾師靈巖老和尚者十有七年矣俯仰十七年中法門之多難世綱之高張人事之日窮天心之未悔於吾師一身之所遭逢而一切可駭可愕可歎可涕已不啻吹波而煽燄矣又豈止鳩鷃之笑於大鵬而以崑崙滄海為不如培塿溝瀆哉吾師或談笑而麾之或不見不聞而置之弘法嬰難命如懸絲荷擔大道者固然而吾師今日所為固極難耳不為毘邪之杜口則衆忮不息不為子輿之好辯則大道不明不為狂瀾之一砥則滔滔者不可知不為衆星之一月則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且異乎吾者之為異其異小同乎吾者

之爲異其異大以事爲淪訾其害淺以道爲謡詠其害深而吾師皆任之而皆受之矣故曰吾師今日所爲極難也吾聞之顔子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不容然後見君子然乎否耶漢孫寶曰道不可詘身詘何傷彼縱能詘吾身而不能詘吾之道縱能阨吾遇而不能阨吾之道故身詘而道益信遇阨而道益尊阨於一時而益尊於萬世詘於凡俗而益信於聖賢其道之高且大爲何如哉斯人也與道俱存則與道無極將老彭不足以比壽大椿不足以比年矣甲辰春二月八日爲吾師六十壽誕之辰名公鉅卿操辭稱祝歡喜讚歎而余獨質言其詘者阨者以

爲吾師壽自以爲知吾師獨深也知吾師獨深而亦仰止而思望洋而歎耳亦何能有涓埃之益于高且大哉崑崙也大海也有能益之者乎能益之則能損之矣何以爲崑崙大海也哉

五牧劬圓和尚六十壽序 名良琚靈巖嗣

昌黎韓愈氏送浮屠文暢序曰縉紳先生與之遊者當告以五帝三王之道父子君臣之義後世學者或覽而笑其迂焉及讀佛說大報恩經右肩負父左肩負母以及明教嵩禪師原教篇及孝論中之所以言孝者肫肫懇懇三致意焉雖吾儒之書或未能過然後知昌黎之言爲非迂也嗟乎人生而立于天倫民

彜之中又何自而出其外耶故雖法教有殊門庭迥異而至於大綱大倫合之者尊爲上士倍之者斥爲非類則一也大慧流連君國蔚然與忠義士大夫等睦州陳尊宿織蒲鞋養母標榜叢林惠勤與歐陽文忠公交無間生死子瞻亟稱之凡此者輝映簡牒至今以爲美談豈非以其遊方之外而篤本敦倫爲不可及乎五牧和尚玅圓禪師則有然矣鄧尉靈巖爲吳中兩大名山一爲萬峰祖席一爲智積道場自剖翁繼翁兩堂頭承三峰老人之後分主兩山東西雄峙刹竿相望緇素奔趨樓閣湧現一時法席之盛甲天下而皆玅師贊輔而興起之故論者謂玅師之於

兩山猶慈明之有楊岐宏智之有石窓也既而嗣法靈巖出世五牧師於佛法可謂體用雙圓理事無礙者矣而師每篤一本之思念罔極之德常返其故鄉徘徊廬墓封殖松楸至發爲詩歌積成卷軸至性所感讀者流涕而其與余交也二十餘年有如一日不以盛衰易節不以得失改念不以疎數異心余既流離播遷師每知余之所在必策杖過從而周旋急難者屢矣而又絕不欲人知無矜喜自德之色每相見落落穆穆數言問訊無一支辭或假寐移時或終日默坐而去葢二十餘年如一日也所謂久要不忘者其殆是乎噫其孝於親者如此其交於友者如此求

之古德又何愧焉而觀其不集菀而集枯耿然有槩於中則其於時又可知矣至其荷兩山之鉅任莊嚴締搆信施資鏹動以千萬計謝事之後已逾十年而無一茆蓋頭無一錐卓地獨行獨止寄跡蕭然其高風不叓可想見耶丙午之歲秋七月爲師六十壽余既與師交二十餘年天下之知師無過於余者故不贅言其勳德之冠於兩山而舉報恩明教之言及睦州惠勤之事以壽之以見吾師之所行默契如來之妙諦仰符往哲之風規裒然足爲後世之楷式而且知師之壽當與其名德同爲不朽而非世相之所可限量也師覽余言亦當首肯而破顏乎

高母馬太夫人七十壽序

天之壽人以年人之自壽以德至人子之壽其親則叓無已也立身揚名自致千載所以壽其親也託不朽之盛事以永其聲施所以壽其親也為盛德之形容以被之金石所以壽其親也合天之所以壽之及人之所以自壽及子之所以壽其親者以為壽則大年將與天壤敝矣否則彭籛猶旦暮耳惡足以言壽哉雖然世之必備此三者而言壽葢百不得一二也而吾於戊申元旦高子旦中為壽母馬太夫人稱七十觴而吾歎其三者之克兼而為人世之希遘也太夫人籍榮盛富貴於太平之時以婦道著中外斯固

無難者獨是家國變遷禍患頻仍垂二十餘年其間風波稽天荼苦萬狀而太夫人嶷然不爲動卒有以全其天而葆其眞以故能躋上壽而視聽精明撿㰒整肅一如家有嚴君此天之所以壽之及太夫人之所以自壽者固已竝臻極致矣旦中嘗語余曰世變之後吾年方踰弱冠將出試有司或言不出將及禍時立志未定意揺揺而太夫人固不許以故得堅吾志而卒成偕隱之節而今者太夫人年七十日操作不肎休篝燈縫紉夜分乃息諸孫嶄嶄其巾領衣被皆仰於太夫人吾嘗侍膝前從容勸止而太夫人笑曰吾固安之不足言勞也嗟乎人生好逸固然而況

於七十老人乎意者太夫人之俯仰身世有槪於中
而自託於此耶其意葢濬遠非人之所得而知也旦
中早負君顴俊及之望爲海内之所推許所謂立身
揚名以壽其親者既已無愧而於太夫人之六十則
徵黄子太冲之文於七十則必徵余一言焉嗟乎當
世豈無文章之家足以稱道盛事者旦中顴不取而
必乞言於窮愁寂寞違世子立之人以爲當意者亦
必仰窺太夫人之意或濬有取於此乎此亦非人之
所得而知也吾故於太夫人稱七十觴而歎太夫人
之所以爲壽及旦中之所以爲親壽者固三者之克
兼也

張徵君德仲先生七十壽序

吳中多君子稱人倫淵藪吾於烈皇之季而得達者一人焉迨更喪亂天下同流士氣銷萎而吾於國破之後得隱者一人焉談獎人倫流連今昔固不能不致慨於當多才之時而僅以一人見而於今日者猶有一人能卓然以隱自存也崇禎時天下既多故矣軍輸租調獨仰於東南而吾吳復爲東南最箕斂既煩民力卒殫而凶荒疾癘又復繼之吳民亦幾囂然不靖矣時先文靖公既已在朝而吳中一時長吏以及鄉士大夫鮮有能拯而弭之者乃有身爲諸生無事權之任無議論之責奮不顧身出而肩之盡瘁竭

誠出奇運策常平貯粟以禦凶年設局煑糜以療饑者收恤孤孩掩埋胔骼治橋梁講水利興墜起廢寓賑卹於工役之中卒使囂者以靖饑者以飽亂者以理廢者以舉而民不知有凶歲矣夫身爲諸生而撫軍重臣折節請事監司郡邑期會恐後凡錢穀盈縮利害廢興一言出則無論當事薦紳僚友鄉曲閭巷遵行敬信速于置郵行之上而上孚施之下而下効非聖人之所謂達者歟於是撫臣重其才薦之天子拜職闕下行有日矣而南都遂破夫以其人之才負天下已任之志而驟更世變吾恐其將欲售未盡之奇不難褰裳而濡足者顧一旦慨然卷懷遯世長往

山林嗟乎今天下之亂亦已二十年矣當世之初亂也時之所謂一切處士未嘗不引身自闕遯水逃山然不數年而處者盡出矣而欲其固窮樂道絕塵不返歷二十年而無變者又豈可得哉今者築室於荒江野岸之旁一與農民田畯爲伍抱甕而汲披裘而釣躬畊自資逝將終身而農桑之餘則發故篋陳遺經教子課孫聲出金石每歲時伏臘置酒燕衎家人父子絮言先朝故事先民典型往往泣下欷歔而一室之外罕接其跡人或遇之蕭然布衣不能必辨其非道人衲子老農老圃也者非聖人之所謂隱者歟夫人而憔悴畎畝之中終老巖穴其人或無所可用

樗散不才自甘廢棄然一當窮愁困阨交迫於前未有不侘傺無聊壹鬱而誰語者今乃以有為之才不難棄其所長束身而處此怡怡愉愉二十年如一日嗟乎難哉吾於是而重有感也昔人之以不能自棄其才而終於自累者彼張賓王猛無論矣以姚樞許衡之賢講洙泗之絕學繼濂洛之正傳道尊學立為世儒宗茍以道自重友教天下則其化行後學又豈以一官重哉顧不自愛出而仕元卒不能不為賢者千古之累其以視懷寶而遯世者其明決又何如也夫懷用世之心者無避世之操而負絕俗之志者不能有經時之略者也而顧兼有之庶幾無入不自得

者乎老子曰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纍而行聖人之所謂達者隱者至其人而始兩無愧矣其人者即吳中人士五十年來所稱道弗絶之張德仲先生也先生與先文靖公爲中表兄弟而年齒固長於先文靖今癸卯歲冬爲七十壽余故徵辭以壽先生而爲言其能達能隱大節如此至其少時克盡孝於先公而長則周旋周忠介公於難以氣節顯則又吳中人士所人人能道者也

鄭老師桐菴先生七十壽序 名敷教字士敬

吾觀古者一二大儒生當革運之會而處亂世也其植大節甚峻而其處跡甚晦其持氣甚平何也葢非

植節之峻不足以任綱常之重而爲萬世之楷模非跡之晦而氣之平則無以克全於亂世而使身名之俱泰雖然彼大儒者又豈爲一身之存亾計哉聖人之道載于六經儒者明經以荷道故吾身存有與俱存吾身亾有與俱亾者矣苟蹈小節而輕吾身是使經不傳而道不明也經不傳道不明是使斯人之不得與於綱常倫序之中也是使萬物之不得遂其生而盡其性也是使天地之失其位而日月之失其明也噫儒者之身不綦重哉故必晦吾跡以存吾身而存之愈久則垂之愈長積之愈厚則施之愈遠故不特儒者誠重其身而天亦必陰隲而厚相之不特使

之身名並全而往往必躋上壽維天降衷其理然也伏生不絀於嬴秦之暴申公發憤於胥靡之禍而或壁藏遺經流亾轉匿或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户其後當不世之主啟右文之治卒以其書立敎於天下而應安車蒲輪之名而伏生年九十餘申公亦年八十餘矣新莽之亂舉世風靡世胄宗臣翊戴恐後而大儒劉昆注丹之徒抱圖書匿林藪至九死而無悔而彈琴雅歌陳設俎豆從容教授以俟時之清卒之復睹休明而著績于建武中元之間以其時考之亦復俱登耄耋噫此不其彰彰較著者哉以觀於吾師鄭先生今日之所處何其有合於古人也吾師晰六

經之微言以荷聖人之大道爲當世之人師經師尚矣生徒之盛近世無比而當其遭世之變也年甫五十耳陽爲廢疾自處詿誤以避干旌之求物色之及其植節爲何如者而潛隱園巷剷跡銷光和平愉怡見者自化俯仰二十餘年間爲世人之所猜異巳之所廢而卒坦然無傷以至於今七十也噫不亦難乎乙巳之歲夏四月爲吾師七十降誕之辰吾故暢言之以爲吾師壽且以見吾師之所以壽其身及天之所以壽其人者所以明聖人之經於無窮扶聖人之道於不墜也而其年爲可計哉則自今七十以至申公之八十以至伏生之九十以至期頤以庶幾昆與丹

者吾無不於今乎見之而於今乎祝之矣

李侍御灌谿先生七十壽序 名模字子木

大人先生之立於世也天必錫之純嘏克躋上壽使其年齒益高名德益尊令聞廣譽駿業鴻猷足以維繫於天下興起於後世者天非獨以壽其人也蓋大要有二焉任重將相坐致太平而年登期頤聲被海裔此天之壽其人所以壽國也遺臣逸老身肩風教而齒德達尊巋然碩果此天之壽其人所以壽綱常也二者天畀維均而綱常之壽尤未易言矣夫其人而既適逢景運千載一時明良有都俞之懽家國共太平之福優老尊賢飲食几杖固足以縻天爵而開

壽域故明盛之朝必有元老乞言殊禮史不輟書如文潞公杜祁公諸賢照耀史牒不少概見若契濶艱難迍邅變革卓然孤立峻節不迴以故國之一身繫民彝於未墜而遐齡大耋景耀寰區式聞其風頑廉懦立則上下千古不數人焉噫壽國者綿一代之宗社壽綱常者奠千古之民彝其所處萬難既已不齊故其人之罕見亦極於此也嗟乎如有其人不如千尺喬松卓立霄漢霜雪不足以摧之風霆不足以撼之乎繇今觀之李侍御灌谿先生殆其人乎當世之變也先生年未五十方當服政之時即堅避世之操潛隱園巷閉門却掃蔬食布衣蕭然絕塵太翁憲副

如穀先生在堂先生隱不違親志養兼備憲副壽八十先生亦年六十而週旋佐佑愉愉翼翼有嬰兒之色不啻五十而慕於是一時人稱先生於國於家兩無遺憾而今先生壽亦七十矣滄桑陵谷二十餘年故國山河新亭風景愴懷於俯仰感悼於今昔者何限而先生自國變後服御起處盡從貶損出不乘車暑不張蓋自同寒士幾於齊民其儉素澹泊又如是而視聽不衰行履益强杯酒言論可以徹永夜以吾所見壽七十而康强純固聰明如先生者固未之有也噫天之所以壽先生豈獨以此爲先生壽哉昔李景讓始爲左丞蔣伸坐宴所酌酒語客曰有能孝於

家忠於國者飲此容肅然景讓起卒爵伸曰無宜於公今當先生之誕辰吾亦申此二語以舉觴於先生以為先生壽知先生之笑而受之而當世亦以我屬辭之有當也至先生之齒益高而身益壯吾不知其壽之所届吾固知天之所以壽先生矣

潘母吳太君五十壽序門人潘耒時避難變姓名吳琦奉母居山中

天之厚庸人也嘗富貴福澤安恬佚樂以豢之而天之厚偉人也必窮悴困阨艱難險阻以成之天之成畸人也嘗阨一遇窮一事以彰之而天之成完人也必萃諸艱歷萬難以困之雖然人生百年奄忽俯仰而獨得以完人稱者其遭遇之奇爲有天意然苟非

嚴氣丁性奇節至行獨能受造物之裁成則無以臻此也猶霜雪然穠華豔蓰望而萎落而受之而彌堅經之而彌茂者獨松柏耳苟窮悴困阨艱難險阻而處非其人不變爲蟲沙則腐同草木矣安在其能卓然成立於是耶余門人未嘗述其母吳太君之遭遇之行概而余慨然歎其爲不可及也太君幼有異秉讀書知大義事父母至孝身授其幼弟書以處姊而肩父師之任其不凡如是及媿於夫子爲繼配而前女婦年幾與母姑埒閨庭之內調劑爲難太君一以恩禮處之久之而慈孝交稱中外相慶而旋賦栢舟矣是時太君方盛年而未生方六歲家日益落孤煢

荼苦而太君教耒以讀書厲行十二年如一日耒方向成立而又遘長子其之禍太君以一嫠婦流離顛沛以幸全於萬死而一息暫寧則仍課其子讀書雖極慘悴惶急中而神氣鎮靜無間平時兩年來避居西山與余山居相望余故益稔知太君之賢間亦徵之戚友無間言而益信耒之所述爲誠然也以太君之爲女則孝爲兄弟則友爲婦則順而有禮爲母姑則慈而能嚴而又歷萬難出萬死而卒能卓然有以成立非所謂完人者耶此大夫猶難之况女子乎吾於是歎天之所以成太君者獨厚而太君亦獨能不負天之所以成之也今耒年甫弱冠而負奇才且天

性孝謹吾固以大器期之未其益早夜尅厲亦期爲天下之完人以無愧賢母之子哉庶幾千百世而下知未而益知太君也

嘉禾處士徐九巖五十壽序 名維字四之

自古風俗之運會嘗有以一人一事爲遷革而衰遲以之興起者然其人非有獨行君子之風其行完其氣厚其志百折而不迴未易以語此也其人茍達而在上則化速而行遠即窮而在下而其芳規懿躅偉節烈行蘊積於一身以表率夫族黨以漸涵夫閭里其氣鬱而未宣故其流亦積而難散將使薄者以惇懦者以立豈偶然哉當夫子之時而即致懷於狂狷

夫亦以獨行之有以感人也今天下之風氣爲何如乎而友道之不講也甚矣平居相慕悅則不難傾肺肝指天日而利害錙銖則瞋目語難故面相諛而背相非朝管鮑而暮秦越不可勝數也嗟乎自朋友之倫廢而天下無完人何也朋友者所以輔翼其人以成其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者也若吾徐子九巖之於友道爲何如哉徐子性耿介不可一世嘗面折朋友之過獨行其所是其砥志厲行角立傑出非復當世賢豪所可幾及即求之古人若東漢名士獨行黨錮諸賢亦未易一二數也當佩遠之嬰世網也事岌岌殆不啻稽天之波崩天之敵聞者骨駴魂悸掃

跡匿影而徐子獨以一身周旋其間佩遠既遠去獨遺諸子覆巢取卵禍且不測徐子獨奔走捍禦以完其家室攜持竄匿以全其身體經營補苴以軫其寒饑而且講說誦讀以無廢其學業俯仰十餘年波染瀕死者數矣而徐子不悔也卒之佩遠之外患既弭而佩遠之諸子亦皆成立而徐子不自德焉噫以徐子之一節求之東漢名士如獨行黨錮諸賢不特不愧之而已昔匡衡貢禹傳相汲引陳重雷義交讓辟舉而友道之盛史冊以爲美談至有冠綬之謠膠漆之喻若徐子今日之所處則又何如也吾聞管寧所居屯落而男女讓汲王烈隱於閭井而盜賊改行無

他獨行之感人者淺而俗爲之華也以徐子今日之所處不足使寰寓淪胥江河日下者一旦而返忠信之風哉徐子於今年五十矣吾又聞之物性之貞者必壽松栢之異於蒲柳也物質之堅而純者必壽金石之固於草木也不以寒燠易節不以夷險改行不以休戚動心是直以金石之質而兼松栢之性也其爲壽又可計乎積之於身而需之以年吾且觀其獨行之化於一鄉以徐被於四遠而革薄俗爲醇風也

楊處士明遠六十壽序

昔歲在丁酉楊曰補先生六十初度余以文爲壽敘述往昔感慨係之荏苒流光不覺又二十年而吾明

遠亦稱六十矣鬓年綿交俄復衰老中更多故俯仰
興懷其爲感慨又何如也雖然人生亦何庸以盛衰
今昔低徊而慨於中耶少壯之時有所當爲遲暮之
秋有所當務苟不能隨時自勉底於大成而徒規規
然感往昔之不再悼壯盛之難追亦愚矣獨不見造
物之歲功乎春則滋生萌長夏則發榮華盛秋則肅
殺而收斂冬則堅凝而固結四時代謝各有其職秋
何嘗豔春之功冬又豈追夏之令也不特此也夫惟
氣肅而功斂萬物得遂於成然後冰霜以堅凝之雪
霰以固結之而萬物之成者得以久則是造化成物
之功得於秋冬者不啻過半而獨於秋則又上成春

夏之所生以下任冬之所以摧抑者也人生亦猶是
也人生五十始衰固秋之爲用矣迨乎六十則暮秋
矣回思少壯之時志鄰於夸則斂之氣浮於實則斂
之言隱榮華則斂之辭鮮體要則斂之收其外榮實
其内美刊其枝葉固其本根有以立於前而預以攝
其後而人得以大成矣不然壁立之節而必入於靡
蓋世之氣而必歸於餒雕龍之麗藻而才必盡倒峽
之詞華而流必竭少壯所立非顛則廢又何以施攝
于耄耋之年期頤之際也夫秋氣之肅而斂者未盡
則冬之功不施人不於向衰之年而確然益堅其所
履則後必頹墮而不可收拾是即謂造物成一歲之

功者獨在於秋可也即謂人生百年之成立獨係於五六十歲時亦可也惟吾與明遠交勉之而已故於明遠週甲之辰而貿言以進之

法林菴凌雪禪師四十壽序

像教之衰人罕眞實方袍圓頂役役塵坌居名位者多而堅道行者鮮苟有一人焉篤志精心潛修密行世之所鶩者吾去之人之所違者吾持之阻之以艱大而不回磨之以歲月而無毀自少而壯而强三十年如一日苟與之以時充其所詣則又何難廻狂瀾於斯世而起末法之頹風乎吾今於法林菴凌雪禪師見之而吾所期於雪公者爲未可以限量也余之

交雪公已二十年初雪公年止二十見其卓然自立有非同於今人者問之老宿則曰當其驅烏舞象之歲便有赤髭白足之風吾心異之二十年來見雪公之孝敬其師長傾心竭力有孝子順孫之所少者至其肩任院事又獨賢勞百務交萃盡瘁無辭雪咽風飧山行水宿足趼不止衣焦不申作於衆先息於衆後力輸於已食減於人於是合院同衣以及遠近檀信翕然稱之雪公之律身如是固非今人之所及矣獨是天故阨之辭事則年豐受事則歲歉法林故在田野間栽田博飯爲本分事而兩年適丁大荒薪粒俱絶不特無以供衆叟無以解催科之擾雪公支吾

補苴焦勞病瘁歷萬難備諸苦而又恐饑來傷人事不可知于極窘阨中竭力以襄其師長葬骨大事所費不少獨力肩之此益非恒人之所能也孟夫子云天將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以至空乏拂亂昌黎氏云有墨名而儒行者可以與之遊吾見雪公之事師長則孝與人交則信臨財廉而處事義以爲有儒者所難故援昌黎之說以進之而又見其勞苦空乏拂亂實有人世之所弗能堪者故又援孟夫子之說以期之以爲可以挽像教之衰也今當其四十初度即書此以爲祝

從嫂蔡太君七十壽序

人生當門祚鼎盛家聲赫奕之時而能泊然自處約身如寒素者其人必得之於內助居多子弟當伶仃孤露式微瀕絕之餘而能孑然獨立當艱大而靡沮捍豪强而不回其人必得之母教爲優吾嘗俯仰於吾先從兄忱季先生及吾孤姪熠宇羽明之今昔而感歎於吾從嫂蔡太君之賢之不可及也先學士鼎盛時海內景從惟恐或後兄以猶子之戚爲邑諸生顧嘗讀書山寺去家幾十里蕭然負笈砣砣窮年他子姓未有也爲人惇重寡言尚信義先學士獨重之先學士置義田贍族事頗繁鉅獨以屬之兄兄出則經月課讀僧寮入則一身綜理義澤而悠然無內顧

之憂獨賴太君之克勤克儉曲盡婦道以有此也世變滄桑先學士既殉節兄亦謝却諸生不預試事移家入山不幸其年僅踰強仕而遽捐館舍有五子四女尚有未離乳哺者家業總襍而太君一身肩之艱辛拮据未易名狀諸子又後先凋落今獨熠在耳熠故叔子兄秉諸孤時僅年十二歲及稍成立而家事益落幾無以自存而熠竭蹶支吾不少摧挫經營大事次第告成葬其祖葬其父卜壤定兆誅茅告窆諮之形家謀之蓍龜告之鄉黨宗族窀穸盡禮必信必誠又能罄其綿力以葬兩兄葬二嫂以及其前配七喪皆舉盡克入土以安體魄以故鄉黨宗族及一時

賢者翕然稱之又以次嫁諸姊妹無非熠一人之所營也而熠復爲里人所訐鼠牙雀角外侮頻仍而叜有誣及墳墓欲得而甘心者而熠不惜破家寧碎首而必使松楸無恙於是人稱爲卓然有志男子此皆太君平時以吾家世之先烈及以其父之遺風餘教勗勵是子俾無隕越得以有此也今太君年躋七十矣康强安豫神明不衰而熠於破家之後必竭力以爲母壽徵求名公鉅人之文及書畫爛如天章雲錦製爲屛障以侑一觴熠可謂知所重矣吾因慨然稱太君之德而又歎於無可稱述也太君生平無喜慍之色無銖縷之積言不出諸口循循安處若無一事

故當吾兄時太君之所以助其夫子者如此然不有健婦之名今訓率其子遺大投艱以克有成者如此而不有賢母之名所謂無非無儀者非耶所謂克盡三從之道者非耶而又更盛衰閱歡慼數十年如一日先師曰得見有恒者斯可矣若太君者可謂有恒矣太君而備此德宜其臻上壽而集後福於無涯也敬泚筆佐觴以爲祝

玄墓知浴禪師募齋序

吾聞人之用火猶龍之用水故一燈之微可以燔阿房而燎原之勢可使歸無燄若於水則不然溢於盂者不能使溢於盤而一鍾者不可爲一石也雖然此

凡夫之見北若以過量人言之則又殊矣昔後漢樊英嘗含水西向而噀遂滅成都市火佛圖澄以盈鉢之水咒願而生青蓮花其用水也爲何如哉萬物得水則潤不得水則枯得水則潔不得水則汙故自古大善知識所謂霔法雨之澤而開甘露之門者皆言水也是將使一滴可潤九里而蹄涔亦爲江河也況使百千大衆日沐浴其芳澤而光明其心體者乎玄墓知浴師之舍家入道也弘大誓願願百千大衆澡身浴德日新又新洗雪六塵滌除八垢使湛然明淨還厥本來是將用水以建大光明幢者於是自任爲知浴竭其心力徧募善信以供厥事行之數年無間

寒暑凡過玄墓者一歲中往來不下數千人無不如甘露入頂慧水灌心頓入清淨三昧吾故曰師固神於用水者其功德不特蘭湯沐芳銘盤自警比也即七寶池香水海無以過之矣去年以行願既滿將辭事而和尚以大衆中無能弘是願而辦是事者遂復領之今再任之始將設伊蒲以普供大衆凡四方善信聞吾是言知師之功德無量當無不歡喜讚歎破慳囊以轉食輪也師於此行之無倦所謂隨波逐浪截斷衆流者又將於其用水處而得玄要之大機大用矣是時也余又安能下一語哉

法林菴募造大悲香像序

昔釋迦如來升忉利天爲母說法優塡王思慕於佛乃以牛頭旃檀刻佛瑞相此西域爲佛像之始也漢明帝遣使求寫佛經於大月支得四十二章以歸藏之蘭臺石室因作佛像於南宮清涼臺此中國爲佛像之始也後魏太武帝廢絕佛法文成嗣位復興起之詔有司爲石像令如帝身像既成顔上足下有黑石冥同帝體上下黑子此佛像之著靈於中夏者也厥後像教繁熾瀰衍寰㝢靈威益昌聿彰正覺或神光煜如或華趺自合或石相乗流或從地湧出種種神奇不可思議而塵塵剎剎遂等河沙矣何其盛也而邨墟聚落之間籬壁木石之隙荒鄽廢井之處寒

蕪冷炊之區苟有人跡無不供養者則觀世音也甚者兒童嬉戲或摶沙泥或聚瓦礫以爲塔廟而供養者必觀世音也或指爪之所刻劃或圬墁之所塗染以爲形容而供養者必觀世音也娑婆世界於普門大士猶如寒之不能去衣饑之不能去食根於人心體物不遺於諸佛尤不啻千萬何哉葢普門大士隨衆生願力現身說法功德神通能施無畏而釋迦如來又爲宣揚讚歎形容畢殫故衆生信根千萬於諸佛無疑也法林菴既構大悲懺壇今將廣募善信爲大悲香像而乞余序其事夫大士法身徧滿虛空一一微塵皆具相好又何俟刻旃檀之木泥紫磨之金

而後以爲三十二相之在是乎且自通都大邑名山巨浸以至所謂村墟聚落籬壁木石荒鄙廢井寒蕪冷炊無不供養而又何在法林之沾沾爲是像也曰弗也人心既一思慕翹勤則如聞其聲如見其容不能斯須之去於心而達於目非人力之所能爲則已苟有力之可就則又何爲不朝斯夕斯而瞻之仰之乎優填與佛同時尚殷思慕而爲之像漢明未聞佛法一感於夢即造像恐後而況今兹去佛既遠而信佛已淺之時乎吾願法林淩雪開士亦如目犍連以神力攝匠往極樂國土諦觀大士像即成寶相也至於善信檀施以莊嚴供養觀世音而獲功德福報則

佛說具在余又何贅辭焉

僧性行募建佛殿序

竺乾氏之教以能舍為義當其入道時先舍其國王之榮以至種種眷屬以至一身之頭目髓腦無不可捐棄等之敝屣獨奈何今之奉其教者必京京焉叢席之是問而塔廟之是營哉無乃畔竺乾之旨乎叢席塔廟固亦其棄捐之餘也僧性行曰不然凡今之營塔廟者實善行佛教而淡掣乎佛心者也何也佛以行道為急而今當像教之季沉淪黑業不有所瞻仰而觀感焉人心固未能興起而奮發也乃立叢席搆塔廟聚徒衆以居之朝斯夕斯考鐘伐鼓以造就

而磨厲之求其所謂宗者所謂淨業者而後當世之龍象出焉則佛之道行矣苟不有塔廟聚徒衆以朝斯夕斯則西方聖人之道幾息又何法以獨得其慧命而續之乎夫蛟龍必居湖海而後能行雲雨以利天下神仙必居樓觀而後能吐納以修其眞塔廟者亦吾衲子之湖海樓觀也尼聖不云乎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而何獨致疑於釋氏之塔廟爲衲子之營塔廟也實以行道也衆聞之曰善性行將鼎新其佛宇因書其言以爲序

白龍寺募鑿池救田序

江南之田以水爲命得水則甌窶汚邪悉爲膏腴不

得水則盡石田矣此其大槩也而山田尤甚西白龍祠居秦餘杭山麓而其田傍祠亦山麓也地皆高仰不能蓄水而去通渠遠甚抱甕翻車無所施力夏五六月時雨不至則立視其苗之槁矣昔萬緣老師悲願弘滚憫山農勤苦瘠田爲累以爲祠中仰徒衆乞信施猶易爲力於是慨然捐貲盡得之而年來旱暵爲虐山田荒蕪粒食維艱征輸莫貸雖山農陰食其福而祠中常住則較難矣况今繼萬公者爲月坡開士不特能守其傳更且克大厥緒徒衆繁衍檀信絡繹固十倍於萬公時皆仰食於兹故其難益倍也癸卯秋謀鑿池田中變瘠土爲沃壤而檀信亦有願襄

其事者故乞序於余以布告同人吾願同人隨其機緣各展神力使一泓湛然浸潤山麓則寧獨常住百世之利哉凡分鉢中之一粒霑香積之一炊者亦皆食德於無窮矣昔襄國城濠枯竭佛圖澄敕龍取水咒願三日而隍塹皆滿耿恭軍至疏勒無水濟衆乃仰首籲天掘地而水隨鍤至世出世間心之既堅事無不辦當今東南民力殫矣頭會箕斂敲骨吸髓而乃欲出其餘貲以成招提勝事豈易言之然以月師之願力檀信之精誠吾知其當如敕龍籲天無不立應也此池成而渴者得潤槁者得蘇垢者得淨瘠者得腴饑者得飽不意即吾土而睹八功德水也諸禮

信其亟成之

法林禪士募衣鉢序

佛法以戒爲根本然第一戒心第二戒體第三戒則器與衣也戒心者何澄明湛寂有如空鏡有如止水不受一物不起微波戒體者何攝持擁護精嚴微密如禦敵而嬰孤壘如療病而捍諸邪表裏兼持循行既熟雙泯獨照從欲不踰則雖無器與衣又何患焉雖然道固有以器存法亦有以形制如朝廟之有黻冕喪戚之有衰絰肅雝哀摧不系乎是而實系乎是也孰謂戒心戒體者之無資於器與衣乎故學佛受戒者必須著衣持鉢也淩雪上士童年學道辨精進

心擇於今冬受具足戒將乞靈於諸善信集衣鉢之資余故爲表而出之

法林菴募製莊嚴序

俯仰數十年間天下亦多故矣蠭起鼎沸迄無寧宇而三吳獨蒙其庥焉田園廬舍晏如也親戚骨肉聚如也萬目方州之内或鋒鏑充斥而糜爲膏血或戎馬蹂躪而變爲蟲沙或稽天巨浸而胥爲魚鱉或赤地無餘而蕩爲煙塵而三吳之所以獨不然者豈無有陰隲而默相之者歟葢緜善信宿根獨鍾於三吳三吳之内剎竿相望其名藍巨剎湧殿飛樓雄踞於通都大邑名山勝地者無論即僻壤窮鄉山村水落

以至五家之鄰什人之聚亦必有招提蘭若棲託其
間民間或困於租稅或阨於追呼而沙門之室則無
是也民間或有豐歉之殊菀枯之異而沙門之室常
如故也則三吳之人其輸誠於大雄之教者誠亦不
可算數故大雄大慈之力所以麻蔭於三吳者亦遂
不可思議不可算數譬喻也試思今日之羅鋒鏑而
膏草畧草薙而禽獮者獨非生民乎天下多故之秋
而太雄大慈之力益顯故人心之皈信益堅而布施
供養當益力人心固有所觀感而益濬也陽山之西
有法林菴自水觀老宿創始而迥塵凌雪開士繼之
中搆大悲道場其屋宇之堅緻完好像設之精嚴妙

麗誠名剎希有而其中一切莊嚴法具則皆缺如誠亦爲山之一簣而塔工之合尖也今凌雪開士矢願大行勸募盡備種種使寶網香幢金繩珠絡一時湧現如兜率天宮現於塵世誠爲大願而吾願三吳檀信推三吳於數十年中獨免於兵火之大難獨免於水旱之大災者而益堅其輸誠竭力之常益增其歡喜布施之念焉勿以力薄而生厭勿以時艱而損志則蒙庥當無量矣昔有貧女施一花氎遂至生天窮極天樂所得福德不可思議況今布施以莊嚴佛事乎觀於今三吳而知免災難者如此觀於昔之貧女而知得福德者如彼則踴躍喜捨自不待我辭之畢

也

居易堂集卷之七終

居易堂集卷之八

記

吳氏鄧尉山居記

鄧尉山居爲余伯舅吳明初先生隱居養母處也吳氏爲吳望族推財讓産世多隱德先生早歲蜚聲庠序晚以詩文自雄而孝友剛方尤爲宗族鄉黨所推重以太夫人不樂棲泊城市故遂家於鄧尉焉其宅傍山臨水南向闢雙扉再進爲祠堂三楹稍左折而東向爲書屋庭植修梧高枝入雲屋外古樹四合綠陰覆天後三楹爲山堂軒敞高豁屋如其人堂左爲小樓南向啓北窗則波光澄練搖曳樹杪即西崦也

一覽而虎山堰水歷歷在眼登眺之勝于茲極矣與樓相望復爲樓爲廡太夫人之養堂先生之内寢也伯子長原亦安居焉先生嘗語余曰此地僅有瘠土數畝樵蘇所給不償官逋歲苦追呼新絲新穀所不能免然吾祖父埋玉於此馬鬣之封在焉吾故獨肩其勞子孫以之不敢委也葢先生於本支爲世嫡故墳墓之所託祠堂之所在先生得居之長原得守之非他子姓所得而有也長原篤行確如克修父業世亂以後年方壯盛即擲去儒冠盡棄經生學樂以隱德世其家披裘抱甕躬耕采藥怡然自得也余既樂親其人而復愛其山居之勝故時時溯從不辭頻數

每一淹留輙至忘返鄧尉實吳之奥區而渭陽所居復擅一山之絶繇宅之右循籬落而西則爲銅井爲青芝爲眞如塢爲玄墓羣山逶迤綿亘數十里層巖複嶂丹崖翠閣掩映無盡有澗水度遠嶺而來細流潺潺周於屋下襟帶衡門滙成通港小橋斜度平疇秩秩衡從其門田外復有山如屏過橋曲折數里許兩岸皆水田也蒹葭出水蒲叢刺天芡菰菱芡彌衍波面又有水楊數株落落堤間每泛小舠往來緑港中盡日沿緣惟聞欸乃絶無人聲既而見桑麻墟里儼然武陵桃源也出港即爲上下堰爲虎山爲光福市人煙聚落與遠山茂樹叅差相雜堰之盡爲銅坑

外即太湖具區也晝則輕帆柔櫓與鳧乙相出沒夜則煙水淪漣與月上下而孤村遠火明滅林外此中滾趣信幽絶矣山多植梅環山百里皆梅也又饒楊梅桂樹一歲之中春初梅放極目如雪遙望諸山若浮於玉波銀海中僅露峰尖翠微欲動而香氣襲人過於蒸鬱夏秋則楊梅桂花各擅其妙夫棲託好佳而優游卒歲豈復知此身之在塵世哉昔阮孝緒爲精舍使以樹環繞裁顯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便垂史策豈若先生之宅居名山之中山泉花木種種極致乎獨此山墅堪偕其人爲不朽矣余遊覽既審遂爲之圖復作記以系之以志是父是子之所以居

之者如此後之覽余斯文者其亦有以想見其人其地也夫

芥舟飲酒記

天下既亂士多長往而不返者其不得已而身依城闕亦必有所託以自適於形骸之外者也李子文中盛年遭世變即日除經生籍其志決矣而隱不違親浮沉人間顧意有不得輒扁舟獨往不漁不釣容與水裔歌滄浪誦漁父激楚流連意盡然後返有足悲者丁酉春日則拏舟見其友徐子於五湖之濱徐子故隱者死生契濶十有三年矣握手勞苦俯仰今昔泫然濡睫者久之文中乃邀徐子至其舟中則見其

滿載皆金石刻及宋元名人書畫也垂簾撫卷婆娑
意得文中即出酒相與痛飲談風月討古今浮白歌
呼以酒自雄不復知其遇之窮矣酒酣文中顧徐子
曰余將名此爲芥舟可乎徐子曰子固得莊生齊物
之指矣天地一坳堂也江河一桮水也則相與羣遊
於天地江河之內者又何適而非芥乎子既以舟爲
名也余請與子徵舟之事昔人放櫂急流輒讀離騷
讀罷則哭志其痛也搴鷁水嬉扣船歌河女而風霆
雜至志其貞也逦梁水齋䖍載皷吹乘潮解纜臨波
置酒賞其豪也載酒滿百斛船四時甘脆置兩頭酒
減輙復益言其放也以至藏舟於壑則感萬物之變

還牽船於岸則語達人之高致清談則船呼孝廉漁釣則舟名野人同遊則有登仙之羡放歸則有載愁之稱此皆昔賢之佳話而揚舲者之故寔也而皆不足為子道也意者其張志和之浮家泛宅乎彼固有其高矣而無桮酒賓從之歡抑陶峴之水仙乎彼固有其樂矣而無書皮茶鐺之供若是舟也固將以襄陽之書畫而兼二子之雅致乎坐客皆稱善樂甚於是舉酒復酌相與攬夜色之蒼茫柎河山之寂寂以足扣船引聲而歌小海之唱而風起水波鴟夷為之彷彿也歌笑雜沓飛觴無算尊中之酒不空而鷄已三喔矣

病中度歲記

枋猶記憶童時侍先公先夫人度歲歷歷如昨每當除夕晡時先公必呼枋柯易禮服先公率之以祠五祀拜家廟魚菽糕果秩秩也進而少休甫暝集余兄弟及女兄弟於堂上則已燒椽燭如晝焚百和香香氣煙熅襲人衣先公先夫人各盛服而出率余兄弟同入至太夫人閤前拜請至堂中共舉觴焉拜訖然後先公先夫人交拜舉觴以次余兄弟跽而稱觴於先公先夫人膝前以次余兄弟男女六人亦遞相致酒事畢則僮豎爇洪鑪於庭先時備松薪之佳者截而斷之縱橫架之高與簷等寔以柏香冬青取其香

也此亦楷杣遺意第稍華飾耳蓺鑪時火光燭天雜施爆竹煙火火樹銀花頗亦繁費葢先公極貧平時以典質爲事而性不喜庳車羸馬以爲儉且上奉太夫人極養堂之歡故歲時伏臘家庭燕喜尤盛而可述也既而先夫人早世既而太夫人仙逝每遇令節先公必偃仰踟躕潸然出涕無復曩時之觀故位望雖日隆余兄弟雖日就成立而其爲家庭之樂則大減於昔矣自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之變先公益屏聱伎出媵侍惟以死爲念故於除夕及弘光元年元旦遂令家人不得賀歲不行拜禮其爲度歲也黯然無光余兄弟痛先公之意不禁欷歔而先公則

已淚浥衣袖矣是年夏閏六月先公即爲汨羅之遊余兄弟痛先人之意每當度歲則僅一拜先人木主家人亦不賀歲兒輩亦不拜謁十有三年未嘗改也然歲事之應盡者不敢有缺二三年來窮愁日甚每歲輙減至於今之歲交餅罄罍耻除夕晡時尚未午飯而又未知次日饔飧之何在也復值余危病息偃在牀百度皆廢以至祠神祀先魚菽不供糕果不薦青燈熒熒家人相對四壁悄然而子女幼穉但知令節不解人意競來相聒姜豹操井臼通子覓梨栗而衣無襟袖兩手瘴瘃履穿不苴足趾在地每一頷之焦心腐腸况復見其軒渠旋繞跳地作虎子耶今年

米價甚賤爲數十年來所未有窮閻細民無不食精鑿製糕糜而余家則歲除無午飯趙元叔以窮鳥自賦曰不飽暖于當今之豐年韓退之謂冬暖而妻號寒年豐而兒啼饑余殆無媿此二賢矣特適子姜豹之年正余侍先公先夫人及太夫人度歲之年也俯仰今昔不自知其涕之無從矣嗟乎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雖然吾於此而有所進矣昔人謂士君子自處固有生死不難決絶而落寞悲凉之際反惝然不能自持如韓退之貶潮州而述封禪寇萊公居謫所而陳天書也嗟乎余之落寞悲凉已十有三年矣憂患頻仍不遑寧處饑寒顛仆莫必其命其爲落莫悲

涼亦已極矣其亦慎有以自持哉

再生記

丁酉冬十一月初五至初七日祁寒大風而余苦無裩止一舊單縠者又爲鼠所穿其穴如碗平時擁書兀坐而已肌粟毛竪時適送一客歸行至曠野間寒風如刀無可逃避初九日遂大發病寒熱交戰雖其勢劇厲然以爲此瘧耳可無他虞也始病數日猶强起支吾及二十日竟伏枕不能起矣廿一日遂絶粒矣瘧每三日一發發如排山倒海然余所苦者非瘧也特苦胸鬲迷悶口中作惡痰滿喉間耳每日惟啜苦茗數十椀餘即湯飲入口必大嘔噦如是者三十

日至十二月廿一日覺胸鬲稍寛醫者云當勉進粥飲遂强啜之然僅能一口而止至廿五日復絶食不能進矣戊戌新歳病勢益惡瘫雖緩而胸鬲愈飽悶痰益多每仰臥則痰從兩頭流溢而出口間喉間苦惱穢惡不可名狀而痰糊其口不能出一語時又絶食氣息如絲而五十日不如厠余因自念此必後不能下故爾中飽必得滂然一行然後胸鬲必寛飲食可進也鄭三山先生聞之曰噫是何言也以四十日絶食之人尚可以行藥排蕩之乎此萬萬不宜者余謂當服行藥時先製大劑參苓待其一去即以補之當可無恙有庸醫者聞余意欲行欣然從事既大泄

之後而胸次仍不寛彼曰此積食尚未消也復以消導剋伐之藥四劑令服之臨別時云服此四劑後似可服參矣及四劑以次服完而胸鬲飽愈甚庸醫者曰若是則尚不可以服參也當再以四劑消導之時正月初十日也絶食已四十五日矣肌膚消鑠大肉盡去枯瘠如柴被外露骨手足展動須人爲力竟日瞑臥畏聞人聲余亦自分必死矣既服初十日一劑則忽然嘔吐藥與痰雜出而嘔吐之苦心肝震蕩百骸俱痛每吐一次則氣絶半日庸醫者目擊之曰今而愈矣寒痰已動也苟頑結胸中則難爲計耳當以次服完餘藥然後加減可也十一以後每服藥必吐

吐必加劇日凡幾次余因止其藥不服十四日而嘔吐止是時則已勺水不能進至十七日午間無端復吐已不服藥四日而所吐猶藥也十八日復吐遂咯咯出血至此萬無生理余於是訣遣家人囑付後事家人婦子惟相對號慟而已無可爲計者一以囊無一錢庋無一粒甑塵釜魚瓶罄罍恥則動皆窒礙一以窮居鄉僻每事須人而城中骨肉手足無一至者余因請老友張蒼嵋至榻前屬以後事且語之曰此言嘗告之家仲以次則伯叔從兄弟及懿親尊長而無如無一人至者故以告之吾友我一瞑之後當依吾言以次好爲之不然余之精爽可畏也張君受誠

未畢慟哭不能仰視余誡令勿哭令我得畢所欲言張君慟不已余遂亦失聲而慟且曰頃我訣別兒曹爲之一哭訣別媍輩爲之一哭因語媍子人於死生之際即爲灑脫然苟漠然無情是豺狼也既訣之後苟復戀戀掩泣垂涕洟是兒女子也所以吾最達觀而不可無此一慟一慟之後吾更不復與汝曹兒女語矣勿怪我爲無情也吾意至死不復出涕不謂今復爲君失聲也絮語之頃家人復來云萬一有不諱則無棺以殮計將何出而人故必焚其衣以送今止一舊綿衣在身餘別無他衣則奈何余不覺開口而笑曰此後死者之責也意吾死當必有棺第吾眼中

無之耳雖然即無棺庸何傷至於焚衣送死此俗法也昔楊王孫家累千金而尚裸葬而况我乎此正無足悲然吾固有二恨一者先君未曾入土一者余十三年營一書而未曾成帙余縱爲羊祜蔡邕乘願再來而已無及負恨入地萬世不瞑如何至我十三年來杜門守死采薇續命今生則無食死則無棺如此以死亦可以報先朝見我先人而無愧矣蓋棺定論此之謂也苟或不死則任重道遠行百里者半九十正未知所稅駕耳張君别去時余已絶食五十五日而是日又復三慟而語言蟬聯大耗神氣下午遂益加沈篤氣綿綴無半絲命在呼吸間矣而鄭三翁先

生至乃正月二十日晡時也先生少休廳事至余臥榻前褰帷而見其面曰噫何至於此也因復端坐良久先生曰某以俗事遠出故來遲然亦不意子病之至於此今某來願有寸效余張目而頷之時已不能言也頃之先生復曰得無畏人乎得無惡人聲乎時張君在坐促先生診脉先生曰不爭此時刻吾多與之言以察其神觀如何耳又頃之因以手循余身自頂至踵者三焉乃診脉診未竟先生躍然起曰子固不死吾當起之於數日間耳余雖沈篤而聞此言猶能疑之張君者亦未之信曰茍無他虞已爲萬幸亦不期於數日間也先生曰始吾見其面而憂之以爲

有死法及坐定與之言而察其神觀則喜今診其脉
則益喜渠雖不言而神觀猶清至於脉息則命門有
根决無他慮吾當起之於數日間耳因自劑藥而自
煑之時張君已爲我治具供客屢以趣先生先生曰
必當待病者服藥而後吾儕食可下咽也漏下一鼓
先生手捧藥以入掖余而飲之見其藥不滿五分甘
而且清遂一吸而盡先生曰今夜當安眠明日病必
減也先生既往張君所良久而余復吐先是先生之
未至也余語家人曰若易醫用補劑而不能受則决
無幸矣既而復吐舉家之人惟痛哭待盡張君宅去
余家數武家人奔告先生先生大驚默然良久曰服

吾藥而吐何也因攜燈蹶趣來視余先生曰維不吐乃佳服吾藥而吐何也沉吟頃之舉燈以視所吐則又大喜因呼余家人示之曰所吐者皆痰也既不咯血而余藥不反則已奏功矣他人之藥四日後而尚停胸膈間吾藥未食頃而已遍行經絡自此當日就平復也次日黎明余家人尚未起而先生則已手捧藥而入其分數清廿如前余又服之是日午餘而覺余之神氣益清復能言矣又一日而余益向愈種種安適竟復健談張君及坐客無不驚歎下拜曰先生真神人也第三日蚤先生製四劑付余將解維去而余是時遂能啜粥時正月廿三日辰刻也先生於二

十日晡時始到時余正彌留甫兩日而起坐又一日而思進飲食以八十日沉疴六十日絕食之人而又爲庸醫誤藥至於嘔血垂斃而起之之速如此求之史冊亦罕其倫也當先生未診脉而以手循余身也見余約絮於背薦薪而寢愀然傷之爲之流涕時天氣正寒先生立解所著綿衣以衣我而令余於臥處更益薪焉夫病有六不治苟犯其一已絕生理若余者既已有其三矣所謂衣食不能適形羸不能服藥而庸醫雜進致藏氣不定也有此三端而先生乃以三劑立起之於兩日之間嗟乎苟非身受者亦未敢遽信也因作再生記以識其詳焉

箸廬記

硯山之陽蘇臺之陰右有香涇左出橫塘山水靡麗吳之奥區中有野屋數椽蕭然環堵則箸廬也趙處士封初居之處士醫學妙天下而心慕朱百年之爲人以其賣箸者賣藥遂以名其廬焉余爲之圖而序之詳矣客進曰賣藥與賣箸同乎曰不同賣箸止以全其高節耳若處士之賣藥既以高其節復以邁其德而大其學焉是惡可方也如醫和之論疾蠱越人之還結脉得於未形起於已死使危而復安亡而復存所謂收之斗極而還之司命者功固烈矣而不特此也金匱之藏玉函之書垂世立說以禆終古生生

之德而躋斯人於壽域豈揲筶者之所能及乎人有四體五藏天有四時五行人有寤寐呼吸天有分至啓閉人有蒸否隔塞天有羸縮災變所以月入牽牛則民疫癘月出房南則民夭札心腹之疴則蒙恒之風下上之風則狂恒之雨天人雖殊而陰陽氣數則一也故曰善言人者必本乎天良醫審人事之至精則不出户而窺天不假占驗推測而四時啓閉五行消息災祥度數洞然於胸矣於是而合天人於寸心運造化於指掌此亦非揲筶者之所能及也攻邪者力而未除養正者久而靡復故診病而後知邪之易入用藥而後知正之難扶蕙蘭荆棘不同其滋蔓自

然之理也而扶弱必先鋤强閑邪乃所以存正君子小人往來之幾人心道心危微之界盡若是矣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魯論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此其意惟良醫爲能知之故良醫克致其道可以治世可以明心此又非採箬之人之所能及矣且處士之醫學日精聲問日遠每旦則户屨常滿乞藥如市而當世一二大人先生及方外鉅公無不與之爲友正如支公與許詢締交宗雷歸東林之社而孔北海忘年於禰衡堯夫布衣齒於耆英之元老當時會稽南山之樵腰鎌而伐箬亦未聞其有此也客曰若是則處士何取於兹也曰固也今以處士之日殖其學以

息乎其廬廬之外則青山若鄰緑疇盈前林屋相望通渠繞焉近依山市而又僻處不與市接客至則沽酒烹鮮閉門則無市塵人跡入其門則竹木環蔭花藥扶疎廬中則一几一榻左右圖書琴尊間設茗椀不枯客退則撫卷垂簾偃仰獨得向有一童應門以處士之貧棄之而去於是灑掃負戴皆身爲之嘗畱客則身被短褐提壺入市引酌極歡入内則與偕隱之婦身親舂汲昕夕自如意脩然也昔朱百年不應辟命遺去簪紱入會稽南山以樵箬爲事惟與孔顗友善相對酣飲而採箬則置之道頭意者以處士之學將以通天人之數窮性命之微而又濟人利物如

此其廣而息偃廬中若無一事此則有取於賣筈者乎余因語處士當於廬之中別構一楹顏之曰百年亭益以明景行而且以見處士之老於是廬也處士曰善余不入城市己二十年所矣而亦以乞藥之故身造其廬因以吾之所知及所見者而為之記

顧氏松風寢記

士君子生當明盛相忘於太平之福即城郭變遷曾不足以經其懷抱苟不幸而更喪亂遇革除即一草一木之微而事關故國莫不動先王弓劍之思焉而況於天書宸翰乎故尺札等於天球隻字珍於大貝雖曰詞翰之良亦時會使然也吾蓋滋有感於顧苓

氏之松風寢也顧氏世著江東自典午渡江家聲軼乎王謝厥後越六代以迄皇明代多偉人若苓之高祖太僕公其於世宗朝爲諫官建言廷杖以直節顯四傳而至苓而克大厥緒益振家聲當弘光時以明經廷對既曆上第而南都陷弘光帝遜去同舉者或言當再觀變以圖去就苓竟拂衣出重𨵿而歸且行且哭曰吾不忍以祖父清白之身事二姓也既得抵里遂隱居虎丘山麓奉烈皇御書松風二字以顏其寢室名之曰松風寢息偃其中不交世事若將終身焉苓之言曰吾寢於斯食於斯而出入瞻仰於斯以無刻不覲吾先皇之耿光也先師不云乎歲寒然後

知松柏之後凋則吾所不違咫尺者庶幾有以自勉而終身無忘乎故君可也徐子盍爲我記之徐枋曰諾昔李膺風裁峻整天下楷模人目之如謖謖勁松下風言其非花月穠鮮之所可比也又虎丘廹近城郭故自古之隱居者鮮處焉而何求獨能避世於此以棲遯終斯二者固史冊之所美談也苓今將兼而有之乎非所謂東南之美而隱不違親者耶枋固願苓之峻節如李膺而潛德不遯於何求也若華陽隱居生平最愛松風所居庭院多植松然身爲齊室舊臣而興言符命以邀梁祖其爲松風也愧苓遠矣而枋更有感也宋道君以無道亡國生降沙漠而奎藻

秋風猶慱思陵之一慟若吾先皇之殉社稷千古爲烈而遺墨僅得託於野人楢柱之間嗟乎悲夫此岑之所以昕夕低佪也

甲寅重九登髙記

澗上草堂在天平之陽靈巖之陰雞籠羊腸擁其右笏林岝㟧峙其左連峰疊巘迤邐相屬若環拱我草堂者余於人世寡所嗜好而獨負山水之癖滄桑以後絶跡城市而遐搜幽討山巔水澨惟恐不及自居草堂則息影杜門足不閾户十餘年矣葢諸山之勝無時無日不在吾前其煙鬟嵐翠朝霏夕靄若故出奇爭勝以慰遯世之人之岑寂者一澗度重嶺而來

繞衡門而東注平時則潺潺濺濺幽鳴不絶時雨既過則迂廻奔放奇絶萬狀一坐草堂軒窗四開而山水之奇已盡得之少文臥遊并不假圖畫矣又何假出户僕僕杖屨爲哉余客馮子鶴仙復時時擕琴過草堂爲我作數弄鶴仙琴學妙天下所謂撫絃動操衆山皆響又不若少文僅託之空言也余向有幽憂之疾甲寅秋少閒余語客曰余足不窺户十餘年矣今幸疾少閒欲一盡登臨之樂以寫我憂何如今日復當重九設有佳客至者吾當與之登高而劇飲焉客曰善語未畢而馮子鶴仙載酒而至因與佩紫萸泛黄菊持螯引滿飲酒樂甚鶴仙從容請曰先生禁

足之戒近得解嚴乎出草堂數武即諸山環列請破例一爲登高之會可乎坐客皆笑曰此固先生之心也於是少長數人聯袂而出度小橋越澗而南出喬松之下松皆數百年物復度澗而陟山麓循石磴曲折而登焉此山固靈巖之支山也山皆巨石層磊石皆作翡翠丹砂色山頂平衍可坐千人於是相攜而陟其巔覽雲物之蒼茫來林巒之紫翠余與鶴仙卓立雲際引聲長嘯山鳴谷應風起雲湧而天籟吹我衣裾松濤起於足下矣見者以爲神仙中人也昔人云九日登高未知起於何代而自漢迄今未改魏文帝云九爲陽數日月並會俗嘉其名以爲宜於長久

故以登高宴會余曰不然夫人之登高送遠即以望其來歸也陽至九而已極况於重九故亦登高而餞之以期其復也如余者十年不出門户而今乃復攜良朋宴令節登高於此山也豈偶然哉鶴仙曰昔羊叔子置酒峴山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䌛來聞人勝士登高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沒無聞使人悲傷湛曰以公令聞必與此山同傳若湛等乃當如公言耳然湛卒因叔子以傳今某無似然幸得從先生遊願先生記之俾千百世後亦得附先生而與此山同其不朽也余重其意因爲之記而幷爲之圖以遺之

鄧尉十景記

虎山橋

凡遊鄧尉者必繇虎山橋虎山固鄧尉諸山之始也其地四面皆山中滙二堰以受諸山之水廻環上下約二十餘里有石梁在亂山中雄跨二堰間層巒疊嶂映帶無已而左右巨浸波光極目正如長虹夭矯橫亘碧落每一登眺不復知此身之在塵世矣余每謂鄧尉二堰寔不滅西子湖以其山水相得也然西湖諸山奇麗處正如子瞻所云淡粧濃抹獨能擬似若鄧尉二堰則如仙真勝流不可方物矣余避世土室足不窺户惟春秋僅一出展先文靖公之墓而獨

以酷愛鄧尉山水之勝不得不破土室之戒一歲中嘗三四過之每至虎山橋輙徘徊不能去也

司徒廟

司徒廟柏千年物也雄奇偃蹇各極其致有非圖畫之所能盡者殆不減杜少陵所詠孔明祠前柏也零落空山榛蕪滿地昔人祠宇湮沒無聞多矣而此獨以栢樹得傳不亦異乎或曰此漢高密侯祠也

銅坑

過虎山橋爲龜山龜山之麓直接平堤夾岸榆柳皆在下堰中遙望水面有物如螺雜樹蒙之浮廟墩也堰之盡長虹縹緲如綫銅坑橋也外則太湖巨區矣

烟水淪漣山林窅冥而輕帆出沒直浮天末亦一山之絶

銅井

鄧尉諸山銅井最勝以其有石有泉也其頂高出諸山獨有二大樹冠之遠見三十里石磴盤紆拾級而上既陟其巔有巨峰横偃大如十間屋其高幾丈嵌空崚嶒作勢奇妙峰下有泉二俱在石罅中石皆青碧色其質細潤如古銅器而泉深如井故名銅井一云泉底有銅故水味嘗澁要不可考也峰側有古廟居二大樹下廟旁精舍三四楹坐卧食息與奇峰相對而烟雲出沒皆在足底眞殊境也

石壁

鄧尉諸山苦少奇石故石壁雖在僻遠而遊屐之所必到也先自平疇躡山麓而上數折至山之半闢徑如砥夾路皆松杉也上倚巉巖下俯太湖湖水淜湃吞嚙山足風起則谷嘯水湧聲聞甚遠盤山而行二里許將至石壁下又有一峰隔之再轉而入其徑最狹過數武忽有平地周數畝上即石壁也石固遜銅井之靈妙而獨以雄峭作奇嶄截如削壁色正黃勢迴抱當不減赤城矣中有精舍遊者至此必止息焉

槎山

鄧尉看梅名勝處玄墓稱絕餘則馬家山董墳朝元

閣槎山礀上皆其選也然馬家山朝元閣皆有梅花而無太湖山不得水其勢不奇礀上固臨湖然一面取致曠而不深惟槎山則三面皆崇山峻嶺復自平田中突起一小山山之麓直入湖中登山瞰湖則遠水兼天一望無際而迴顧三面凡巖壑壁㠀籬落叢薄幽深窈窕曲折層疊無非梅也春日既麗花光照眼正如玉波雪浪洶湧青巒碧巘閒自與澄湖萬頃爭奇矣

七十二峯閣

顧文康公墓在潭山之麓七十二峯閣即丙舍也閣旁多長松巨石後有峭壁雄踞閣背山面湖一望而

七十二峰之勝皆在目矣黛眉螺髻縹緲烟波間吾不能爲形容也

西灣

西灣在玄墓之西太湖至此一曲故名西灣其地爲鄧尉山中最僻處人跡罕到而多隱者依山爲邨山家野店無不朴古山多叢竹彌衍數里亦諸山所無也余喜其地之僻嘗遊息焉地在湖濵每中夜濤聲直薄於枕意即唐張潮所詠之西灣也隔湖即鳳凰山云

磡上

磡上亦名東灣以與西灣相對也多高崖拔起湖中

亦有平沙浮衍波面崖上下皆山家屋宇籬落井井行列屋後皆髙山循山皆梅花數里中無雜樹軒窗乍啓波光如射而蒹葭離披天水俱永直移我情矣

玄墓

名勝志云吳之山惟玄墓最僻亦最奇面湖险隩丹崖翠壁望之若屏又名鄧尉法華障其前銅坑青芝迤邐其左游龍界其右岡連嶺屬詭狀殊態不可殫迷余以爲此固他山之所有也未足盡其勝也若以梅花爲香國迴環百里皆梅與山水相間此天下之山之所無也而尤奇者以漁洋爲屏太湖爲沼左右闢障其整如列眉此種氣象苟非開法王座則何物

足以當之勝國末萬峰和尚駐錫於此故玄墓亦名萬峰歷年三百昔之祇林覺路蕪沒於荒榛衰草中不可復問矣烈皇初三峯和尚重居祖席稍稍興復然十不得一也今剖和尚繼之而法席愈盛莊嚴締構二十餘年於是參差殿閣危樓傑觀遍滿山崖掩映於叢林茂樹之間焰燿金碧尤為勝槩考之書記問之故老不特盡復其舊實什伯當時云

鄧尉畫冊復還記

余昔畫鄧尉十景冊為剖翁大師壽寫景命意頗極筆墨之致自謂不讓古人見者亦皆驚歎絕倒舉以似師師展卷快賞手授其侍司命什襲藏之且語余

曰當以永鎮山門也自是此册遂傳播人口凡有好事嗜奇者入山必請而覲之更有未曾遍歷山中名勝者反以此册為津梁幾於按圖索駿不啻少文臥遊自是此册益為好事者所重今方丈繼席以前人所傳益珍重藏弆有淮上某者家富收藏素精賞鑒入山問道因請此册欣賞遂攜去作米顛乞帖狡獪請以三十金為償今方丈及山中耆舊皆不願也時時渡江涉淮以索此册頻歲無間而某堅不肯還至某歲某捐館舊監寺僧復渡江涉淮以索之此册始得復還吳門然時值歲荒常住無以飽衲子而往還之費又不下數金無所出因復以此册質於吾友吳

子吳子欣然如數應之喜相告語余遂於辛酉春夏之交復作一畫册以償吳子而贖此册復歸之鄧尉常住焉昔李衛公好奇戍𤼵遺命敕其子孫不得以平泉莊一樹一石與人此固達人所笑然若子孫固守其前人之所傳則自當爾況法書名畫足爲家世故實者又非樹石之比也吾故益重今方丈及山中耆舊之不欲得多金而必索此册然間關往復如此不易今既復還尤不宜輕以示人恐復爲有力者負之而趨也雖然世出世間一也後賢固守其前人之貽而必欲取之而後快是東坡居士所云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一聞是而當息其取之之心矣故身與

鬼所不能守者惟此足以守之也余畫冊爲丁酉歲時剖翁年六十今歲辛酉余年亦六十復歸此冊爲亦奇矣因泚筆記之

思樂亭記

治平寺方丈之左有亭三楹昔我先君文靖公所築也寺故在石湖之濱踞楞伽山麓所謂茶磨嶼者創蕭梁時宋治平間重新之因以名寺豫章大數十圍石井亦數十圍皆千年物也昔時喬木自湖濱交蔭山門卓午無日色盛夏無暑每息其下惟蟬聲在樹濤聲入耳竟日不聞人聲稍迤而西則楞伽山頂浮圖矗雲際東則石梁雄跨如長虹臥波中面石湖波

光際天煙景明滅而風帆漁艇蓼渚蘋洲掩映無極此最勝也方丈爲吾家香火院先六世祖中丞公與懷上人遊即有詩題贈先君子每春秋祭掃輒過之愛其地幽勝留連不能去因築亭於此爲避暑避客之地焉先君性恬退遠炎若浼通籍垂二十年而前後立朝不滿七載雖平時里居負公輔望奔走天下大吏數請事然先君皭然不染超然評論之外常置一舟名吳趨舸青簾朱檻香茗圖書同載一二故人渡横塘泛石湖而南居宿亭中客至里第輒謝之以爲常歲必三四過至盛夏時或有客若鶩者則先君子未嘗不在此亭也先君晚年知天下事不可爲而

殉國之志素定寺僧常言乙酉歲春夏間同一客至亭促坐移日臨行偃仰久之曰吾得再過此乎季夏果殉節嗚呼悲矣築亭爲崇禎丁丑歲當時軒窓四啓古木幽花雜於砌間閱四十餘年傾圮摧朽幾不可撑支寺僧晟公捐貲重葺今更完好然無復舊觀矣晟公來請余顏之吾聞之禮曰人子之於親也思其所嗜思其所樂極情之所至雖一嚬一笑一飲一食猶不敢忘况平生寄託去來棲止流風遺澤之所在乎敬名之曰思樂亭亦以識余小子之不敢忘吾先君遠炎若浼之心也昔蘇子美築室於郡城之南園名滄浪亭閱數百年幾更變遷既爲僧寮然犖犖人

常於荒煙蔓草中尋其故址復亭以名之昔賢嘗云士之欲垂名於千載之後不與其澌然而同盡者則有在矣子美文人其遺於世猶如此況大節與日月爭光者乎則庸知千百世之下治平遺蹟不獨賴此亭以永耶嗚呼千百世瞻仰在茲又獨吾子子孫孫無忘文靖之澤也耶

居易堂集卷之八終